



孔繁森左

写名人是件危险的事，怎么着都有非议。且由它去罢。

大约是在1983年，有几家媒体浅浅地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，尚未旗鼓大张，或可叫做青涩期吧，一位与海迪住隔壁的赵兄对我说，你该去采访采访那个小妮子。我说，有什么可访？赵兄说了一个细节：那小妮子高位截瘫，有一次自己上厕所，把手腕子摔断了——他比划着说——手背手心翻了个儿，她自己用另一只手使劲一掰，咔嚓一声又转了过来——当时她跟谁都没讲呢。我就想，这妮儿对自己够狠的。这个细节很刺激。后来，我就去莘县见了海迪。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愿你是颗恒星》，手抄本，贴在文化局门口的读报栏上。

“愿你是颗恒星”——言外之意，就是说你可别是一颗流星，意思明摆着。我想说，有过多少个宣传出来的典型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稍纵即逝呢！然而，宣传是政治，政治是需要。天上风云原一瞬，最终发光还得靠自己。海迪你靠什么呢？靠修收音机电视机吗？靠给中风病人扎针吗？不久，对海迪的宣传密度愈来愈大，规格愈来愈高，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。海迪也调到聊城文联，跟我成了同事。哇塞！此时，天南海北肉眼歪斜躺在担架上的病人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。我们开始为宣传中粗疏的误导埋单——苦口婆心劝走那些可怜的求医人。

我不知道，是有高人指点还是海迪慧心顿悟，她决然不悔地选择了文学。而这条路实在是最适合她行走的路。她开始写长篇小说。你想象不出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写作——领导接见、巡回演讲、媒体采访、激光、花束、求助、应酬，能不被淹没已够坚强，她还能写长篇？但是，她确实写了——她对我说，面对满屋废纸，她趴在地上哭。谁能体会面对文学峭壁而绝望的哭泣？

我曾经说，你什么时候能写你自己，你就成了真正的作家。但我知道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每个人都有局限。

《愿你是颗恒星》是我写海迪的唯一一篇短文，而且仅仅贴在一个读报栏上，但仍然引起非议。非议者后来名头极大，一点也不比张海迪逊色，他就是孔繁森。他跟海迪说，有个作家写了你一篇文章，要你做一颗恒星。别听他的。谁能做恒星？人只不过是流星，流星也要



▲张海迪

【名家侧记】

## 我与两个星友人

□左建明

发光。这段话是海迪在孔繁森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记述的。看来，她是认可流星说的。

我不感到沮丧，倒觉得挺爽。

在孔繁森否定恒星说之时，我还真不认识他，但名字是知道的，其时他在行署办公室任副主任。

大约在1986年，省文联的孔林到聊城，住在东昌宾馆。我陪他到乡下转了一天，又渴又乏。回到房间，茶几上摆了许多水果与好茶，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受用了。却有服务员赶来制止，说这是行署会议上招待用的。我问干吗放到我们房间，服务员说这房间被会议征用了。岂有此理！我不禁大动肝火。小丫竟叫起板来，说那你就去找孔主任吧，他就在xx房间。我气冲冲赶过去，一帮人正在开会。我问：谁是孔主任？正在布置会务的那个人望望我，说：有事儿？我自报了家门，说：我们客人还没退房，你们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？起码有个先来后到吧？那人沉了沉，说我们再研究一下。那好！我等你五分钟！我摆下话，回到房间，心想对上号了，那人就是孔繁森，长得倒是端端正正。不到五分钟，小丫过来学舌：孔主任说了，这房间不用了，还归你们。我气撒完了，又不禁生出一点自嘲——你这伙计该不是得了甲亢吧！

有位写小说的朋友想从县里调地区文化局，让我帮忙，同时他又找了他的小学同学，竟是孔繁森。繁森就在自家设了个饭局，请几个人商议此事。那是我跟他第一次吃酒。往事未提，却觉得早就是朋友。他其实很热文学，尤其是诗歌。聊城有许多写诗的与他私交甚厚。1987年，在济南开完作协理事会，一大帮作家要来聊城看看。因要去林场，而繁森当时正是林业局局长，所以全程陪了三天。他诚恳实在，心热而又细腻，多年之后，许多朋友还对他念念不忘。

1988年底，他去拉萨任副市长，晚上的火车。我获讯后，与

润滋当晚赶到宾馆为他送行。去西藏，似乎比西出阳关更悲壮。事实上，一年后的某个冬日，他突然走进济南上新街我临时居住的一个大杂院，不禁让我大吃一惊——他出了车祸！眼圈还黑着，他是临时回来治眼的。他掏出一包藏红花送给我，他讲述拉萨之乱，讲狗头金，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趟西藏，写作的人不去趟西藏怎能成？

谁都不能预感，还另有一场车祸在更遥远的西方潜伏着。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三年后会为他写一篇祭文《遥望阿里》。我遵从他的嘱咐，去了西藏。当我伫立在他的墓前，仰望紫蓝的天穹，耳边响起他的话：谁能做恒星？人只不过是流星，流星也要发光。他说得没错，按他自己对生命的理解。

或许真的有缘，海迪后来也调到山东作协。我们又在一个锅里盛饭吃了。海迪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，她出的书我一时数不过来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或许也可以说曾经沧海了，回头再想，即使著作等身，就能算做一颗恒星了吗？生命是流星，成就却不一定是恒星。

海迪曾经两次在她家举办的朋友聚会上表达对我的感激，说我在聊城文联当头儿时对她关照有加，冬天送煤炭，夏天送风扇。我本想调侃过去，但她颇认真，这实在让我有点尴尬。那时候穷啊！文联的同志曾开玩笑，说让我们背着海迪去巡回演出吧！

其实，海迪与我总是以哥们儿相处。她能倾诉内心的痛苦与复杂——而正是这些最普通、最本质、最人性的思想与情感，构成她独特的文学意义。她不被残疾所击倒，又不被荣华所淹没，她不甘碌碌无为，又不被权贵所异化，她不装、不假，内心保持着对美的执著追求——而这些品质，连同繁森兄发乎心底的善良、热忱与仁爱，才是夜空中的恒星。这是人类向文明进发的永恒动力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【生活直击】

老文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参加饭局了，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响应狼刹吃喝之风的号召，另一方面是“酒精考验”之后已享不了那福——身子已成一部高灵敏度食品传感器。身子对食品敏感，就像自己对别人苛刻，哪容得下一丝一毫的瑕疵？而现代社会，没瑕疵的餐馆食品远比没瑕疵的圣贤完人难找。前不久，突然有失落落魄感，如有烟瘾者突然戒烟之后的感觉，正在这个点儿上，一哥们儿约老文吃顿饭，老文久旱遇甘露赴约了。

饭桌上有一位官员朋友，官职不大不小，介于芝麻和西瓜子之间。官员自觉地逐一关心了每位群众酒友的工作和生活，并作重要指示。他端着酒杯走到老文身边时，听说老文是博导，便先关心老文招了多少女学生，然后语

## 推荐一名官员到清华北大当博导

□文双春

重心长地叮嘱老文对女博士要尤其关心和爱护。老文为了让领导放心，表示一直以来就是按领导的指示做的。官员回到座位后，继续借着博导话题发表指示，又津津乐道了“指导”自己的一个侄儿做研究的宝贵经验。

他说，侄儿本科毕业于一所三本学校，在他的帮助下考上一所985大学读硕士，侄儿读研后，感觉跟不上、很吃力、没信心、很迷茫，想退学找份工作算了。官员开导侄儿，一方面通过读研华丽转身很重要，另一方面做研究也没什么难的嘛！先找一位好导师，平时多向导师请教；再选一个好方向，沿着方向刻苦钻研；特别是，平时要多动脑筋，做研究贵在出思想，出思想就要动脑筋嘛，当你想破了脑袋，学问便到家了。

一桌人都夸官员有水平，做官之余到大学当个博导绰绰有余。老文自然也要拍一下，先承认老文既是这么做研究的，也是这么指导学生的，然后就着博导话题吹捧官员尤其适合到清华、北大当博导。

官员听老文捧他能到清华、北大当博导，爽歪歪的同时，嗔怪老文不把他当自己人：“我到你们学校当博导就不行吗？”他得意地说跟我们学校校长和书记都很熟，言下之意若到我们学校当博导就不劳老文引荐了。反过来，他关切老文，若有需要，他可以召集老文一起跟书记、校长聚一聚。

官员这么一关切，不知咋的，老文不仅没有贴上去，反而阴差阳错想起了湖南作家王跃文的一句话：“我见过一位官员，是袁隆平先生的同事。这位官员喝了点酒，豪气冲天，说他要是不改行，‘杂交水稻之父’的桂冠就不会是袁隆平的。”老文再次确信，在中国，当官是最增强信心的一种方式。人只要当了官，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科学家拿个诺贝尔奖为什么就那么难。

官员豪气冲天，以为什么都懂、无所不能、做什么都易如反掌，或许这只是官员在老百姓面前的快感之言和占据心理优势之需，对此老文并不关心也不担心，因为至少当官员遇到更大官员时，他的气壮山河便立马成了忍气吞声。老文从官员身上得到的可怕启示是，现实中，用官员这种思维和方式指导研究生的导师（暂且叫“官员博导”）不在少数，而且谁都不认为自己的指导有问题，因为这样的思维和方式的确无比正确，本身就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才是老文既关心又担心的最大问题。

以老文的观察，往往越是无比正确的东西越不解决实际问题。当导师有如当医生，做科研就像治怪病。如何治好病？按“官员博导”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：一要上医院，注意要上大医院哟，小医院庸医多；二要找个好医生，最好是挂个专家号；三要检查，治病之前把病诊断准确很重要，这是对对症下药的前提；四是根据病情决定是吃药还是打针，严重的话可能还要住院动手术。这话不仅无比正确，还无微不至，让人感觉暖暖的，但这是治病吗？能说这种话的人就能当医生吗？

把漫无边际当学识，把海阔天空当水平，把豪气冲天当信心，把放之四海当方法，指导无比正确，学生苦不堪言。话又说回来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对这样的指导苦不堪言。例如，对于优秀生来说，指导不指导、谁去指导、如何指导，至少对于顺利毕业这种基本目标来说，都不是决定性因素，因为，好学生都是学出来的，而不是教出来的。

所以，无论是对学生因材施教，还是对导师人尽其才，老文忍痛割爱推荐官员到清华、北大当博导都是合适的。前两天，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针对官员读博现象发表观点：“图虚名，招实祸。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考一下。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。我抨击不学无术、注水的博士。”在老文看来，官员要读出个非注水博士，比到市场上买到非注水牛肉还难，但到高校特别是到清华、北大这样的“高大上”名校当个货真价实的博导，绝对是轻而易举、绰绰有余的。老文一拍官员的马屁，透露一个秘笈：与其读博士当靶子，不如直接当博导有面子。

(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。